

四版金文编校补

嚴志斌 編著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四版《金文編》校補

嚴志斌 編著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四版《金文編》校補 / 嚴志斌編著. — 北京: 商務印書館, 2017

ISBN 978-7-100-15293-8

I. ①四… II. ①嚴… III. ①金文—彙編—中國
IV. ①K877.3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7)第222497號

權利保留, 侵權必究。

四版《金文編》校補

嚴志斌 編著

商務印書館出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)
商務印書館發行
三河市尚藝印裝有限公司印刷
ISBN 978-7-100-15293-8



2017年11月第1版 開本 710×1000 1/16
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張 25 1/4

定價: 150.00 元

序言

在歷史上發現的各類先秦時代的古文字資料中，金文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。一是這類古文字資料從商代後期到戰國晚期一直都沿續的時代最長。二是這類古文字資料多成篇可讀，識讀有可靠根據。三是這類古文字類資料多見於重要的器物上，常能代表當時正體字的寫法。所以，一九二五年問世的容庚《金文編》，歷來是治古文字學者案頭必備的重要工具書。

一九二五年以後，新的金文資料不斷增加，《金文編》收字一再增補。釋字也因金文研究的進展而陸續有所訂正。容庚先生晚年再次增補修訂，在容庚先生辭世後由張振林最後完成的新修訂本。

《金文編》，一九八五年由中華書局出版，至今又有十五年了。在這十五年中，先後有陳漢平《金文編訂補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）、董蓮池《金文編校補》（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）、金國泰《金文編讀校瑣記》（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二輯，中華書局，二〇〇〇年）等對新修訂本《金文編》作進一步的增補訂正，但主要是對原書釋字、字形摹寫、注文方面的訂正，所補新字不太多。實際上，這十五年中不但新編的《殷周金文集成》已經出齊，而且在田野考古迅速開展的形勢下，新的金文資料劇增，《金文編》的收字已遠遠落後於目前已發現金文的實際了。吉林大學在培養古文字學研究生時，曾有過把增補《金文編》作為碩士論文題目的設想，但

第一位嘗試者做了一段時間，大概是覺得工作量太大就改做其他題目了。一九九七年嚴志斌考取我的碩士研究生後，有志於從事這項工作。他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，以過人的勤奮和毅力，終於能完成這部《四版〈金文編〉校補》，是使我非常欣喜的。這無疑是給中國古文字學做了一件很有用的事。

嚴志斌這次所增補新字，是以新出版的《殷周金文集成》以及一九八五年後新公佈的其他金文資料為基礎來源的，要從這樣浩繁的資料中查對《金文編》所未收錄的字，需要充沛的精力和持久的耐心。通過這項工作，可以發現有一部分早已見於著錄的金文單字，各版《金文編》也有漏收的。例如，一九三七年影印出版的《三代吉金文存》中，邾大宰

簋的𣪠(𣪠)字、者尹鍾的肅(肅)字，一九三八年修訂版的《金文編》均
未收入，𣪠字在戴家祥主編的《金文大字典》(學林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)
和張世超等編的《金文形義通解》(中文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)中均已
收入，而肅字則為嚴志斌首次補入。又如，一九五五年安徽壽縣蔡侯
墓出土的吳王光殘鐘上有𣪠(華)字，一九七五年陝西岐山董家村青
銅器窖藏出土的九年衛鼎上有𣪠(索的異體)字、𣪠(𣪠)字，第四次
修訂的《金文編》均未收入。後兩字被《金文大字典》、《金文形義通解》
補收，而𣪠字是嚴志斌首次補入。所以，這次的增補並不祇限於一九八
四年第四次修訂的《金文編》寫定後新公佈的金文單字。另外，這次增
補時還收入了古代著錄中摹寫比較精確的金文字形，而且注重收錄戰

國時代的刻銘。原來《金文編》爲審慎起見，前一類資料完全擯棄不收，後一類稍有模糊不清便不加摹錄。其實，爲了便於了解金文字形的全貌，進行比較研究，放寬一點收字的範圍，還是得大於失的。

在進行這項工作之初，本來打算主要祇做增補《金文編》未收字的工作。但具體進行中，便發覺補收新字的工作是不可能和對《金文編》原有字條的校訂工作截然分開的。所以，我和嚴志斌反復討論後，決定把這部書的體例寫成現在這個樣子。即把訂正《金文編》原有誤釋之字和應釋未釋之字，和增補新字條的工作合成一體。而且，還對《金文編》一部分原有字條中所列舉的字例也作了必要的增補，并刪除了其中一些誤釋和誤摹的字。這樣一來，實際的工作量便越來越大。

但由於嚴志斌有一股子鏗而不捨的幹勁，一面不斷積累手摹的字形卡片，一面廣泛研讀金文和其他古文字的研究論著，使整個校補工作在約一年半的時間中便有相當大的成績。單以正編收字而言，第四次修訂的《金文編》共有二四二〇個字頭，祇比第三次修訂本的一八九四個字頭增收了五二六字。而嚴志斌的工作則使正編字頭又增加了七七五個，將近原數的三分之一了。而且，這七七五字中有五二九字是《金文編》校補、《金文大字典》、《金文形義通解》等書都未收的新字。足見這次的增補是很必要的。

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進行如此規模的工作，又受條件和水平的制約，當然會產生種種失誤。我的原意，是祇把這次工作的主要部

分，即正編部分的校補，作爲碩士論文正式提出。但嚴志斌不甘心祇拿出一个不完整的研究成果，加倍努力，一鼓作氣把附錄部分也在答辯之前寫定了。而且在研究生經費不足以印出全稿的情況下，自己又填補了好幾百元的印刷費，終於把他親手摹寫的《四版〈金文編〉校補》完整地提交答辯委員會。在校補金文編方面作過重要工作的董蓮池、張世超都參加了答辯委員會，他們對嚴志斌的工作都做了充分的肯定，還和參加這次答辯的吳振武、叢文俊一起對該書稿中的失誤提出許多中肯的意見。在討論中大家認爲該項研究成果應該盡早修改後出版，以便廣爲利用。

先師于省吾先生一再叮囑學生說，寫出一篇文章，一定不要着

急拿出去發表。應該至少放它個一年半載，有一個『冷處理』的時間，以便自己能反復推敲並和其他研究互相參證，看看究竟能不能站住腳。對此，他是一直身體力行的。嚴志斌寫的書稿，無需經過『冷處理』我就知道它最主要的缺欠：所補的字條必然以戰國金文爲主，而在利用的是著錄的拓本的條件下，戰國金文每每是字形不够清晰的。精確判定字形既要有目驗原器或原拓的機會，又要有研究戰國文字的功底和實際經驗。這是一個碩士研究生所難以達到的。我作爲導師又對戰國文字相當生疏，不能對他有實質性的指導和幫助。所以在字形的摹寫和識讀方面，必然會有種種失誤。而且決不是在短時期內就能一一解決的。加以寫定時未免倉促，又沒有編這種字

典的經驗，一定還有許多技術性的疏誤。不過，我覺得這部稿子畢竟不是個人著書立說的性質，而是一種梳理資料的工具書性質，倒不如索性拋開自己怕現醜的私心，早一些讓更多的人有一本基本上可用的工具書。而且在更多的古文字研究專家能看到這部書後，相信也會像參加嚴志斌答辯會的同行們一樣，率直地提出該書的失誤之處，使他能得到更多的學習機會。出於這樣的考慮，我和吳振武一起向吉林大學出版社推薦盡快出版該書。這也不算違背先師的遺教吧。

近年來因爲一批批簡牘的出土，古文字學中的簡牘研究特別興盛。金文研究相對成爲古文字研究中的寂寞之學。中國社會科學院

考古研究所從事《殷周金文集成》的原班人馬均已退休或調離。其中與我曾八年同窗的好友張亞初，更因目疾而不能不停止了他多年來孜孜不倦所從事的金文研究工作。今夏在合肥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年會時，看到他的藏書已經全部轉讓給安徽大學，拿起一本經他手批的《金文編》，回想起當初在吉林大學一起討論這些字的情景，百感交集。在這金文研究後繼乏人的年代，嚴志斌這部書作爲他邁入古文字學界的起步之作，我真心希望他珍視這可貴的第一步。一方面把校補《金文編》的工作堅持下去，能像容庚先生一樣，在年青時代就苦心畢力於這一部金文字典，以致達到『每字皆從腦海中盤旋而出』（容庚：《金文編自序》）的地步。而

且以對學界高度負責的精神，畢生致力於《金文編》的反復修訂。另一方面，能由此入手，扎扎实實地擴大對金文的研究，那當然就更好了。我相信，嚴志斌在這部書的摹寫、編排、修改到出版的實踐過程中，一定已經感受過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獻給無限的學術事業的歡愉，體驗過付出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對社會公眾所產生的價值。因而決不會使這部書成為祇是一現的曇花的。

林 澐

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

於長春吉林大學

前言

本文是對《金文編》第四版的校訂和增補。容庚先生編纂的《金文編》廣泛收集商周金文字形，字形摹寫及考釋都較準確，在古文字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。張振林、馬國權先生摹補的《金文編》第四版較第三版內容又有增益，但也漏掉不少當出的字條。漏收之外，四版《金文編》還有釋字、器物定名、註語等方面的問題。對此林澧師的《新版〈金文編〉正文部分釋字商榷》（中國古文字學會太倉年會論文，一九九〇年十一月）對四版《金文編》釋字方面的問題作了校訂。其後，陳漢平先生的《金文編訂補》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

九月第一版）、董蓮池先生的《金文編》校補（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一版）也對四版《金文編》作了校訂工作。在校訂之外，董蓮池先生的論著還專列一章對四版《金文編》進行增補。一九九六年三月出版的《金文形義通解》（張世超、孫凌安、金國泰、馬如森著，中文出版社）所錄字頭較四版《金文編》又有增益。但由於這些著作都未用大型金文集成圖書《殷周金文集成》進行全面收集整理，故而仍遺漏頗多。曾參加《殷周金文集成》編集工作的張亞初先生說：『目前所見金文單字總數，包括新發表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沒來得及收錄的新器銘文，如果用《集成》引得《所收單字總數》四九二四加減五十來表

示，應是大體符合當前的實際情況的。故金文單字總數大約在五
千上下。過去我曾對《金文編》所收單字做過統計，正編收二
三三三個，附錄收八八九個，二者合計為三二二二個，放寬點看，
總數不超過三三〇〇個，《集成》引得《所收單字數四九二四》，與
三二二二或三三〇〇相比，顯然已不可同日而語了，大約增多了三分
之一。這個數字是驚人的，這樣看來，《金文編》的再增訂已經是
刻不容緩了。』（《金文考証舉例》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第三屆國際
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，一九九七年十月第一版）。筆者作此書
的目的便是對四版《金文編》進行增補。所用資料主要是《殷周金
文集成》及一九八四年以來（截至一九九年底）新刊佈而未見於《集